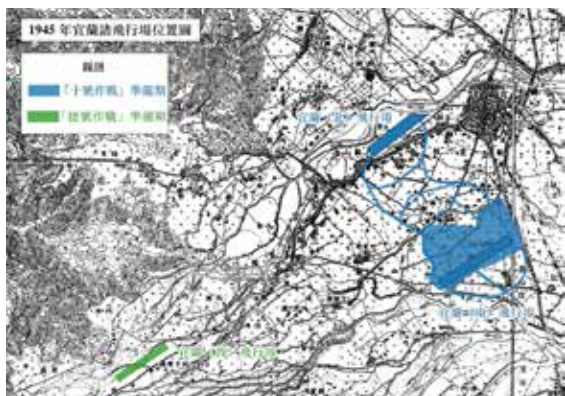


# 蘭陽地區二戰軍事遺跡及其前世今生

文·圖片提供／魏以恩（荷蘭烏特勒支大學歷史系學程、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學生）



▲ 1945年宜蘭諸飛行場位置圖。（作者製作，底圖為《日治五萬分之一地形圖》，陸地測量部，1924年）

1943年下半年，日本在南太平洋戰事退敗，美軍陸續在吉爾伯特群島、馬紹爾群島登陸並開闢新的作戰路線，加上1944年2月17、18日美國海軍第58特遣艦隊大舉空襲土魯克環礁，促使日本本土、琉球群島、臺灣島、菲律賓後方一線的作戰準備，以因應盟軍將來突破「絕對國防圈」後可能的攻勢。

1944年3月22日，大本營發布臺灣軍的戰鬥序列，命令臺灣軍直屬於大本營，轉為作戰軍。同一天，為防敵奇襲，連結日本與南方地域重要中繼基地的臺灣，下達「十號作戰」準備指令，除了建置數個航空基地並儲存戰備物資外，為防衛航空基地與掩護主要泊地，將原有的第48師團各補充隊整編為第50師團和獨立混成第46旅團，以此為基礎擔任臺灣之防衛，並進行臺灣島防禦工

事的構築。因此，大本營下達「十號作戰」準備伊始。1944年，可說是臺灣軍邁向「全島要塞化」的重要開端。

## 從屬於飛行場的築城計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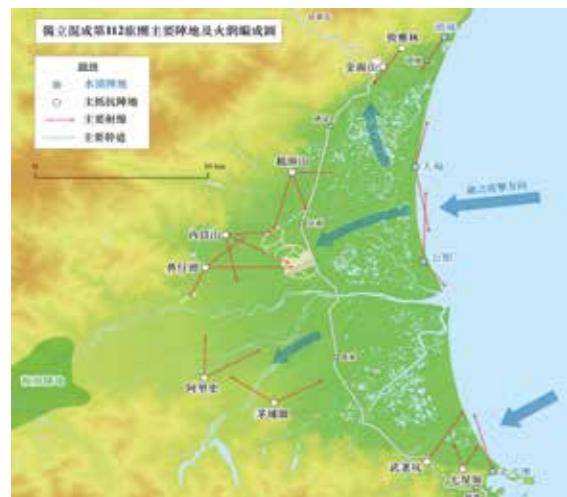
除了提供完善的後勤補給與維修外，臺灣軍對於機場及航空設施的興建也不遺餘力。尤其與琉球群島在航空作戰有密切關聯的臺灣東部，包括宜蘭（北）飛行場的擴建，與宜蘭（南）飛行場及「捷號作戰」準備後宜蘭（西）飛行場的增建，冀圖整合成大型「航空要塞」戰略，並以此為航空部隊進行轉場或作戰的「根據航空基地」之用。

不過，當日軍在臺灣開始進行大規模的飛行場擴張與增設工程時，卻因飛行場屢為盟軍攻擊的主要目標，從而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後續當地守軍在防衛陣地的編成，以及其後建造防禦工事時位置、射向之依憑。根據8月4日臺灣軍司令部制定的「臺灣島築城計畫ノ大要」記載，臺灣軍當時對於蘭陽地區築城的特色，認為其因應敵之奇襲登陸並奪取機場要地，以作為攻略沖繩的航空發進基地，同時伴隨進攻臺北的次要作戰，故著眼於確保宜蘭諸飛行場，特別是蘭陽平原西北側的連互山脈。

同一時期，大本營為加強臺灣軍的地面力量，於1944年7月31日將獨立混

成第46旅團擴編為第66師團，至8月18日派所屬之步兵第249聯隊駐防宜蘭。1945年3月下旬後，改由新設的獨立混成第32、33聯隊接替防務，並至同年4月20日編入獨立混成第112旅團（以下簡稱「雷神部隊」）司令部麾下，以專責該地的防衛任務。此時期「雷神部隊」的使命為：「確保臺北要塞東方正面之要地……以制扼敵之西進及宜蘭飛行場之使用」。由此再次說明，日軍在終戰前夕對於蘭陽地區的防禦重點，仍以蘭陽溪以北為重，抑阻通往臺北之道路與飛行場為先。

從1945年8月15日「雷神部隊」的陣地配置觀之，戰爭末期日軍在蘭陽地區的防衛陣地，依縱深大抵分為：「水濱陣地」、「主抵抗陣地」及「複廓陣地」三個空間層次。其中，屬主抵抗陣地的拔雅林、鵝頭山、內員山及鼻仔頭，以火炮主火力瞰制通往臺北的主要幹道及宜蘭諸飛行場，並以一部火力封鎖陣地前緣各主要接近路線，顯示其重



▲獨立混成第112旅團之主要陣地及火網編成。(作者製作)

視飛行場安全及阻止敵軍西進臺北。

### 水濱陣地的軍事遺跡

臺灣軍自1944年3月「十號作戰」準備以來，即在海岸線一帶尋覓合宜地點構築水濱陣地，尤其緊鄰海岸的高地與岬角，企圖利用敵軍在登陸灘頭立足未穩之際，傾全力於海岸沙灘或水面擊滅之，其實就是「水際擊滅」主義的具體展現。

宜蘭適宜登陸的海岸沙灘有三段，即頭城海岸、壯圍海岸及利澤海岸。而北起竹安溪，南抵蘭陽溪的壯圍海岸，因鄰近飛行場，剛好位於鐵路及主要幹道區域，交通地理位置方便進入臺北，成為臺灣軍建置水濱陣地的首選，甚至早在1944年7月第50師團轄下的步兵第301聯隊，就已經在大福、公館附近進行「子母堡陣地」之構築。

水濱陣地除了在頭城、北方澳兩個瀕臨海岸的高地配置側射火力外，由於蘭陽平原缺乏獨立山丘（如臺東的鯉魚山）的天然障礙，臺灣軍僅能仰賴在海岸沙丘建立據點，並與頭城、北方澳左右兩翼火力支撐點形成「犄角」之勢。這些海岸沙丘中，又以大福、公館附近的沙丘帶為核心，並藉由徒涉困難的竹安溪、蘭陽溪出海口作為陣地側面之依託，構築所謂的「子母堡陣地」。

意即，以核心支點之母堡為中心，依放射法向四周延伸至細胞小支點之五座子堡、一座潛伏堡，並透過預鑄水泥涵管坑道及交通壕連接，俾使其形成獨立性與韌強性的輪形「據點式陣地」。



▲大福母堡南側外觀。

### 主抵抗陣地的軍事遺跡

1944年7月，隨著日軍在塞班島的敗退，致使「絕對國防圈」瓦解，連帶影響作戰指導大綱與戰爭指導大綱制定的變更，並於7月24日下達「捷號作戰」準備要旨。特別是塞班島戰役結束後，對「水際擊滅」主義的疑慮，也導致後續「後退作戰」反登陸戰術思想的興起，並直接影響「捷號作戰」後臺灣環島防衛陣地的空間配置與特性轉變。

日軍修正過去依海岸線配置一線式陣地的「水際擊滅」主義，而於適宜後退海岸之戰術要地構築陣地，透過縱深配備及地下化的方式，抵禦盟軍登陸前慣用的熾烈砲擊與空襲，並以此長期遏制敵軍占領飛行場後的使用。

蘭陽平原呈三角形，其北、西、南邊三面均為延綿之高山阻隔，東面則臨大海，故「雷神部隊」選擇從拔雅林、金面山起，沿鵝頭山，經內員山至鼻仔頭，再越蘭陽溪，經阿里史、茅埔圍、武荖坑至七星嶺等要地，為主抵抗陣地的區域，並利用其後方的綿延山脈為陣地依託，進行持久戰。由於重心置於蘭

陽溪以北，臺灣軍早於「捷號作戰」準備後即開始興築，由金面山、鵝頭山及內員山為首的主抵抗陣地已大致完成。反觀蘭陽溪以南地區，則因戰略考量而構工時間較晚，至終戰前未能完成。

這些為因應「後退作戰」建置的主抵抗陣地，通常由一兩座位於半山腰的砲穹窖，以樹狀結構的地下坑道向山腳延伸至十數座重機槍堡所構成。此外，尚有地下坑道內的附屬設施，諸如人員掩蔽部、廁所及儲水池等，形成可供持久作戰之主抵抗陣地的主要特徵。

戰後，日軍在臺灣遺留的防禦工事被國軍接收，並於1950年代展開一連串整修工程。以宜蘭為例，臺灣防衛總司令部於1954年曾計畫將金面山、鵝頭山及內員山的地下坑道進行整建，惟因經費問題及國防戰略考量等因素而中止。也因如此，宜蘭保留相當完整且未經大規模改造的二戰日本陸軍防禦工事遺跡，可藉此一窺當年日軍在蘭陽地區防衛陣地的樣貌及其特色，也是「水濱陣地」、「主抵抗陣地」及「複廓陣地」選址與空間演變的絕佳見證。☞



▲深入山腹內的人員坑道。  
◀半埋入山壁中的重機槍堡。